

飞机上,邻座问我:先生是干哪行的?我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作家,这行当听着似乎有些可笑,便支吾道:我说不清自己干什么的。那人便说:那您是退休了,随便找点事做,挣点小钱吧?我一笑,说:是的是的。心下却想:我看上去有这么老吗?我知道,只因没有染发,头发斑白了。我的同龄人至少半数以上白发渐生,三分之一以上是我这般的颜色。染发剂叫他们满头青丝。前几年流行开的“山寨”一词,其义早已大大引申,意思之一便是做假。那么,我们平时看到的成年人,大多都是“山寨版”的。

往深处想,头发虽为毫末,却是关乎大端。我的浅识是:中国人的头发,自古就是政治。孔圣人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历朝历代的皇帝们多推崇以孝治天下,头发就是关乎忠诚与否的大事,自然也就是政治。皇帝们相信一个逻辑:大凡孝子都是忠臣。事实上未必,古时多有父母过世而隐瞒未报的官员,为的是怕丁忧而失去到手的好官位;皇帝若有大事,也会把丁忧的官员召回,谓之夺情。该在什么事上讲政治,该在什么时候讲政治,都看皇帝们的需要。官员们守不守孝,也就是讲不讲政治,也看对自己有没有用处。

古之中国是礼仪之邦,礼仪即是政治。士农工商,三公九卿,文武百官,穿什么衣服,建什么房子,留什么发型,都需循礼合制。越礼逾制,轻则有失

化,重则触犯法典。清人入关坐天下,逼令汉族男子剃发蓄辫,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则是头发同政治之极端关系。有清一代,为着头发,不知道掉过多少脑袋。傅青主誓不事清,为免杀头之祸,只得披发入山,寄观为道。道人身在槛外,朝廷王法管不着,无需剃发蓄辫。满人入主中原260多年间,头发

典。当时也有年轻人剃光头的,往往被人侧目,视为二流子。男人的头发也不能长,留长发的男人必定混不好,被领导找去谈话是常有的。头发往后梳得溜光,则必须是有一级级别的干部。年轻人人剃须留长辫子,中年女人可剪齐肩短发。女人头发若弄出太多花样,不是政治思想有问题,就是生活作风有问题。

载,有个叫广文的学官须发皆白,每向人求乌须药,却不肯出钱。有个生员献药,说:“门生之戚官于东粤,有好乌须药,名透骨丹。初染色红,三复则黑如明漆,泽润有光,真无价之宝也。门生感受师恩,仅分得少许,敬以奉赠。”哪知广文用了此药,须发全成红色,如火神祝融氏。原来这门生恨其性贪,故意捉弄他的。广文为何要用乌须药呢?只因新任学使年少,很不喜欢白胡子的读书人,见了斑白生员就会说:“汝已老大,好让后生矣。”李汝珍《镜花缘》里写到,有位老人缙氏,欲赴朝廷应试,也要染发,说:“若愁白发,我有上好乌须药;至面上皱纹,多擦两盒引见朕,再用几匣玉荣粉,也能遮掩;这都是赶考的旧套。”如此二例,都因官场需要年轻人。

同为黄肤黑发的亚洲人,日本、新加坡的政要们似乎并不爱染发。我们不喜欢小泉纯一郎,肯定不是因为他的灰白头发。李光耀先生皓发萧疏,并不妨碍我们对这位老人的敬仰。古人对白头发,似乎也比今人坦然得多。辛弃疾词云:“人言头上发,意向愁中白。拍手笑沙鸥,一身都是愁。”这位毕生忧患的词人,对白头发却十分放达。康熙皇帝曾在遗诏里说,朕年57岁,方有白发数茎,有以乌须药进者,朕笑却之曰:“古来白须皇帝有几,朕若须发皓然,岂不为万世之美谈乎?”康熙帝69岁崩逝,当是白发皓髯,宛如仙翁。

大家小品

拍手笑沙鸥

王跃文

始终是重大政治问题。归不归根满人,忠不忠于清朝,首先看头发。晚清太平天国起事,也是拿头发明志。朝廷骂留满头发的太平军是长毛,洪杨骂着辫子的官绅百姓是清妖。一发便可明泾渭,辨敌我。

近六十年的前三十年,头发同政治的关系,再度敏感起来。发式可分别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进步和落后,革命和反革命。那时候,男人头发三七开,或平头。若剃光头,则是对社会不满。社会是不允许不满的。罪犯通通剃光头,那是对他们的惩罚,明别他们的身份。“文革”期间,被打倒的人剃阴阳头游街,发型成了罪行与耻辱的标志。男人们若老了,则许理光头,算是莫大恩

题。总之,不管男女,头发的长短和样式,都关乎政治成色。当然,所有这些,既无文件规定,也无法律约束。中国近几十年的事情,法律和文件之外的,往往更为可怕。

世界若评染发大国,吾邦必定独占鳌头。染发本无非可论,头发长在自己头上,想怎么染就怎么染。但国人爱染发,倘要问其究竟,亦有政治原因。上世纪80年代初,讲究干部年轻化。自此,干部不敢老去,头发自然不敢白,需时刻染着。一个年轻的下级,面对满头青丝的年长上司,总不好意思白着头吧。久而久之,流风成习。

染发虽于今为烈,然亦自古有之,算是国粹。清人吴炽昌《客窗闲话》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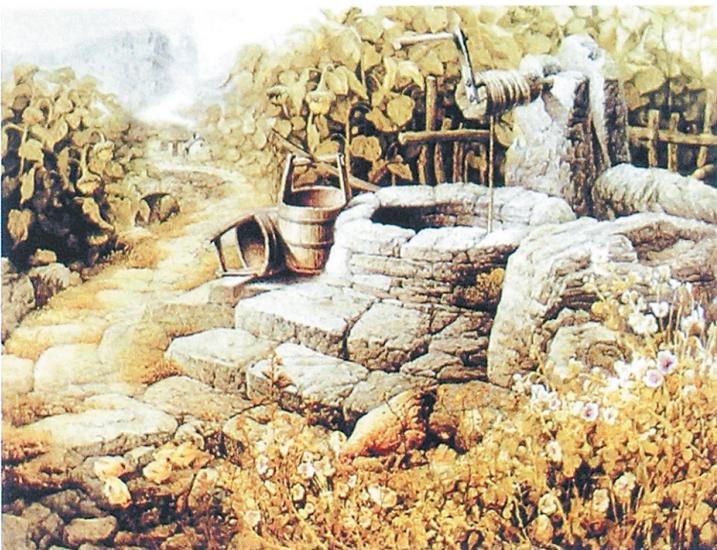
新书架

《纳棺夫日记》

张卫平

《纳棺夫日记》是日本作家、诗人青木新门的代表作品。纳棺夫,即负责殓葬事宜的礼仪师。“汤灌”和“纳棺”为葬礼前两大重要步骤,即为亡者整理仪容,以酒精为之净身,让死者展现祥和庄严的容颜,而该书作者即是一名资深纳棺夫。小说颇具自传性的特征,汇集了作家40年的职业经验写成,以忧郁而惆怅的笔触刻画了作家踏入殡葬一行,每天见识各种各样的死者,面对生离死别的亲人,从最初的心怀恐惧,到泰然自若,对死亡本身心生慈悲,最终在生死边界大彻大悟。《纳棺夫日记》以诗人的笔触和哲人的睿智,清澄而通达地写就星空之下最温柔的生死悲歌。

《纳棺夫日记》一书由作者青木新门在殉葬公司工作期间的日记改编而成,1993年由日本富士山郊外的一家小出版社出版发行,三年后由文艺春秋出版社出版文库本,之后因日本著名演员本木雅弘大力推荐,并毛遂自荐男主角拍成《入殓师》,并摘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大奖,完成草根作者的华丽转身。《入殓师》的导演泷田洋二郎表示看过小说后,真诚而由衷地对纳棺夫的生活世界和那些仪式怀有浓厚的兴趣,因而想找到大多数人隐藏在谎言外衣下面的真实,也是找到生死背后隐藏至深的真实。这些情节最真实表达了日本人的情冷和对死与生的思考。



水是故乡甜 鲁恒心 季红

叛逆

你翘起锐角,划伤我的中年向另一个方向走,我抓不住你你排斥我的语言中的柔软部分,也排斥暴力你甚至挣断了我凝视的目光你还在加速我的衰老

儿子,我想轻轻触摸你,就像从前你在我手中发芽,幸福的藤蔓延我全身现在,我的手心很小,也很空

上网

我知道你陷进一种网里街灯惨白,我一个人对抗着灰色此刻,你一定在快乐地消耗着自己的未来这几年,我可能被另一种网卡着一试试图用暴力阻止你下沉这一次,我想轻柔一些

我们坐下来,谈谈上网,谈谈高中的功课可是,县城很静,我不知道



五彩滩 王国强 摄影

文苑摘英

有趣的“逆转联”

陈永坤

逆转是古汉语中常用的一种修辞手法,其特点是通过添字、减字等方式,使原意向其反面转化。明末大宦洪承畴,官至高位,常以忠节自命,曾在厅堂门框上亲自撰写一联,曰:皇恩深似海,臣节重如山。后松山一战,洪兵败被俘,屈膝降清,时人鄙之,在其自撰联后加了两个字,遂成新联:

现代诗坛

写给儿子的诗

方刚

你会从什么地方浮上来

早恋

你在镜子里晃动着蓓蕾我知道,你已经进入了雨季我想告诉你,有些花不能开得过早比如爱情,绚丽而多毒你潮湿着,在功课的缝隙攀爬着早恋的藤蔓我不能牵引你到有光的地方来那天上午,我报了狠心撕碎了你手中的花瓣

希望你变小

让我们回到从前,比如,你两岁那么小的手,摇摇晃晃地走我眼里的阳光跟着晃动如果更小一些,你就像一枚种子我深信你能长成星星或者,你上小学二年级,一幅毛茸茸的样子那时,你没有这么多的刺

如果你长大

要么,你干脆大一些在大学校园,长成一棵树的模样,并英气逼人我的幻想再次溶解在你功课的水分子城市拥挤,我们非工非农非商留给你几首带着苦味诗,能有什么用我担心你长得更大今天上午,我在超市被物价压得很小突然看见,你驮着身子像我这样老

雪落之村皆成诗

雪的舞台,在乡村。不是吗?那一片黛瓦,那一段枯枝,那一截断墙,甚至是村头的那一池残荷,只因了片片飞舞的精灵一般的雪的来到,立刻有了生命和活力。黛瓦、枯枝、断墙与残荷,仿若一位痴痴的汉子,为自己的心上人苦苦等待了一天又一天,在绵绵不绝的思念中,终于于一个寒风漫卷的冬夜,和有人相见了。那一刻,感动的岂止是肆虐的风,连乡村的大狗停止了吠叫,在无风的夜里,静静地聆听着他们的呢喃。偶尔几户人家的灯还迟迟不愿熄灭,许是来此采风的诗人还在不住地吟唱吧。

诗人们懂得:窸窣窣,那是雪和乡村说不完的那愁思苦。有爱的人清楚:雪有多深,他们的相思就有多深;夜有多长,他们的叙述就有多长。雪夜,注定是一个无眠的夜。夜,睁着一双明亮的眼睛,直到一扇扇红色的金色的抑或灰色的院门缓缓地推开……一场瑞雪拥抱了乡村。雪,在阳光下亮得耀眼——雪,厚厚地装扮着一间间瓦房,瓦房成了明亮的宫殿;雪,密密地落满一所所平房,平房变得格外的气派……乡村在雪的覆盖下,犹如一座童话城。一场大雪照亮了乡村和乡村人们的梦想。

当然,雪赋予了乡村以信念与博大,乡村的人们则回馈雪以本真和厚爱。淳朴的村民们知道如何去尊重一场大雪。他们不忍心去践踏或者碰痛雪的肌肤,就泰然地坐在家里,生起一炉炭火,与雪对坐,一天、两天,或者更长时间。即使,他们想到外面去看看,也是轻轻用铁锹铲出一条窄窄的从屋门口连接大街的羊肠小道。他们不会作诗,也许更不会欣赏诗,但他们却有一颗和诗人一样蓄满爱

达谦刚介绍完,又走来一位瘦得像笔杆的年轻人,他手足无措地不知道手该往哪里放,腆着脸弯着腰向我说:“我是保尔。”

保尔?这个名字我听愚谦提过呀。上帝啊,我怎么一下记不起来了呢?“我是愚谦的弟弟。”他提醒了我。对了!这是他的同父异母兄弟,也是关家门谦字辈里唯一一个名字里不用“谦”字的人。这是愚谦父亲最小的一个孩子。大概父亲对这些中国的老传统已经有些厌烦了,所以给他起了保尔这个名字。这是苏联小说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主人公的名字。

“这是亚萍。”他把一个年轻的姑娘介绍给我,她像一只羞答答的小老鼠一样向我微笑。

在这个时候,前后左右还有更多的人向我挤来,向我打招呼。有的很亲切,有的很害羞。他们都是堂兄弟、堂姐妹的孩子,一个二个和我握手,我已经不知道谁是谁了。

这个时候沂谦大声喊了起来:“我们大家走吧!”

愚谦兴奋地指着我说:“你看他们都来了,所有的亲戚都来了。”我环视了一下四周问道:“那你爸爸呢?”

“我爸爸?不是和你说过了吗?”他转过脸去问妹妹沂谦,“什么时候能去看爸爸呀?沂谦!”

“爸爸晚上七点钟在家等你们。”沂谦举起手看看手表说,“我们现在送你们去宾馆,离我们不远,爸爸已经为你们在那里订了房间,还安排了今天的晚饭。”

“走吧,那我们走吧。”

在火车站的候车处已经有一辆面包车和几辆小汽车等着我们,堂弟达谦在北京公共汽车公司做技术员,对他来说,安排几辆车是没有问题的。大家很快上了车,向西北方向驶去。

我们的宾馆就在北京展览馆的旁边,它实际上是个套房,一个卧房加个会客室。

“怎么样,舒服吧?”口气里听出沂谦对这套房子非常满意。“爸爸送外国媳妇一定需要个有冷热水的洗浴缸,否则你们可以住在我们家,可惜我们家没有这样的洗浴设备。”

姐姐达谦把我按在一个扶手椅里说:“你先休息一下!”

“我一点也不感觉累,”我说,“在火车上已经坐了两天了。”

连载

现场周围已经被一队警察保护了起来,连记者也不准通过。摄影师爬到自己的采访车顶上,拍了一下远景。一样是倒立的十字架,一样是倒立的尸体。朝阳从小山背后探出,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落在倒立的十字架背后,就像天主教壁龛里十字架背后的圣光。达谦不承认,这次我真的感觉到了萧医生说的“美感”。

几名现场勘察人员正忙着取证,马千里站在尸体对面。他帽檐压得低低的,看不到他脸上的表情。其实不用看也知道,他现在脸上所有的肌肉都已经纠结到了一块。

不过接下来就出现了极具戏剧性的一幕,市长清了清嗓子,接电话:请市民们放心,要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安心生活和工作。我们的刑警队保证会在五天内抓到凶手,死者的一个公道!

市长右手伸出五个指头:五天!马千里愣愣地盯着他那五个指头,脸上所有的肌肉在瞬间纠结在了一起。这个表情非常滑稽,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达:欲哭无泪。

第五章 催眠

很快到了中午,就在我准备去找雨歇的时候,警车呼啸而至,马千里抱着公文包直奔萧医生的办公室。于是我又拐了回来,跟去看热闹。其实我是想看看这个精神科医生怎么继续糊弄马千里。

萧白看了一下资料,和马千里探讨了会儿后,掏出笔在地图上仔细标示了起来:四环线东郊口——西二环——正北高速公路主干道。接着萧白拿起笔将这三点连了起来,顿时一个大大的“L”出现在了地图上。

马千里则在这三点之间画了个新的疑似活动范围图,两人盯着这地图,又对望了一眼。马千里习惯性地抬起右手揪了揪自己的头发,问道:“这个‘L’会不会是巧合?”

“不,这正是凶手对自己作品的署名!”萧医生确定地说道。

马千里点了点头,“那这个‘L’又代表什么呢?”

“肯定和姓名有关系,有可能是L开头的姓氏,如:林、刘、罗、李、黎……也有可能是名,如果是左名的话,肯定是一个单名。”萧白回道。

马千里总算看到一丝希望,“这个可以作为排查嫌疑人的线索之一。”

当然她知道得比我更清楚,说:“旅行是很劳累的,你一定要休息。”

五点半是吃晚饭的时间。大家来到一个冷冰冰的饭厅里。整个大厅空荡荡的,只有我们这一家人。看样子在这个宾馆里我们是唯一的客人。沂谦让愚谦和其他的谦字辈的人坐在一个桌子上,而让我和年轻的侄甥辈坐一个桌子,他们高兴极了,都挤着想坐,坐着的是愚谦的堂侄愚凡,他是在上海中国科学院工作的堂姐愚谦的儿子,特地到北京来接我的。

大家都坐下来后,进来两个服务员,端来五大瓶汽水和两瓶啤酒。他们大概特地穿上了白色制服,让我想起了德国的医院。

“舅舅,你要喝什么呀?”愚凡问,说着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不等我回答就抓起了一瓶汽水。

“慢着,”小锋外甥说,“舅舅是从德国来的,一定喜欢喝啤酒,是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喜欢喝啤酒?”他冲我问道。

“当然啦。”我回答。

小凡拿起啤酒瓶就往我杯子里倒,啤酒沫一下子就从杯子里溢了出来,把刚刚换上的干净桌布都弄湿了。我立刻站起来弯下了腰,嘴对着啤酒杯,把沫都吸掉了。两个留着长辫子的外甥女睁大眼睛,惊奇地看着我。

晶晶说:“舅舅喝酒可真厉害。”

旁边一张桌子,姐姐愚谦站了起来,举起了酒杯说:“来,让我们为愚谦的归国干杯。”

这时大家都站起来,举起杯子。愚谦很激动地举着酒杯对大家说:“我连做梦都没想到有一天我还能和大家在一个桌子上欢聚。”

“三四年以前也是不可能的。”沂谦尖锐地回答道。

服务员一口气端进来好几道菜,一股脑放在桌子上。

“快吃,”沂谦催促说,“我们吃得快点,爸爸等着呢。”

这个时候坐在我旁边的小凡一个劲地往我碗里夹菜,然后他才开始自己吃,这是中国的礼节。

“小凡还真有礼貌啊!”小锋赞赏地说,并扫了一眼其他人,只见大家都低头拼命地吃着,并没有考虑旁边的人,他接着说:“我们真应该重新学习,大家互相都谦让一点。”菜的香味走进了我的鼻子里,引起了我的食欲,我也和大家一样起劲地吃了起来。

精神科医师

李林麒

记得结果,说明只是局部失忆。如果她接受催眠暗示的程度高,我就可以通过催眠帮她找回记忆。”

“太好了!”马千里激动地抓起手机,“马上将她送到精神病院来,这里有位专家可以帮她。”

马千里收好手机,想了想,也问道:“萧医生,催眠术真的有这么神奇?”

萧白弹了弹烟灰,缓缓说道:“她的心因性失忆症并不是真正的失忆,而是因为大脑无法接受突如其来的惊吓,为了保护个体的心智,将这段记忆埋在了潜意识深处。催眠可以唤醒她的潜意识,探索她埋藏在潜意识里的记忆。”

“潜意识里的记忆清晰,我怕到时候得到的供词还是差不多,就白白浪费这么一个证人。”马千里担忧地问道。

萧白又挂起了他得意微笑,“清晰和完整到你不敢相信,我接过一个被试者,让他回忆到小学时,他可以喊出全班60名小学同学的名字。”

马千里一拍大腿:“太好了,这下有希望了!”

这两人在屋里等了近半个小时,直至汽车的声音从楼下传来,我跑到走廊的窗前往下看。一个30岁左右的白领丽人从警车里钻出,长发及肩,身着宽白衣、黑长裤、高跟鞋,职业白领的打扮。长得比较风韵,身材保持得很不错,并不显胖。她在刑警的陪同下从

我眼前钻进了男男号楼。

17